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同

同

同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閣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

問休暢幸甚幸甚而得謂之幸分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之蕭條則心傷矣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遠

谷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能不慨然自參不敏能不慨然自

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觀但見

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

韋韞古巨切 毛川切

幘以禦風雨糴肉酪漿以充飢渴

說文曰幘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幘注曰幘

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

舉自言笑誰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

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節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

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子歸受榮我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身

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弃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

即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

心以自明勿土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

已矣絕望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孟予曰馮婦善搏虎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紙音支令人悲增怛耳爾雅

憂也方言嗟乎子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皇季切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

帝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

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

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

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而裏萬里

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

其稱甚美臣贊按流俗語曰天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

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塞

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塞旗之士臣贊按取曰塞

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

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

子成父

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劉兆毅梁注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割初良痛決命爭首漢書

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割病皆起舉刃指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火故切

言空首奮擊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

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

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

尉咎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

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况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皆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

者莫其駢醜虜讎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誠以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

隨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具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律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

越勾踐自會稽十年撫循其士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

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

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

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相公問

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

于為兵以備漢於是陵此陵所以仰天推直追心而泣

家毋弟妻子皆伏誅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

乎昔蕭樊囚執韓彭趙醜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

願今民得入田收藁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

樊噲堂呂氏即曰上一曰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尺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諸長安又曰陳豨反

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竟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

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迂如蜀道著青衣行至鄭

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死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

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臨彭越往年殺

韓信說文曰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

殖肉醬也

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今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實嬰嬰景帝時吳楚反

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

田蚡不敬遂論嬰奔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

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

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

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

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

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載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

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

兵封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

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

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

刀割頸為劉姑鼎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劔不顧流離辛苦幾切死朝北之野漢書

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

使送武會匈奴維王長水震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

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維王等死虞

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

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

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漢書曰武留匈

奴凡十九歲始以強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漢書陵謂武

壯出及還鬢髮並白

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

也戀貌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

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

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

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

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毋為負德論語曰德不

孤必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悉誠能安

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

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以願足下勿復望

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

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

謂任立政大將軍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

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

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

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曩者辱賜書教以

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推賢而進意氣勤懇懇懇

款之兒也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

僕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幸動必為人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通也楚辭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

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何則士為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无賞音者何則士為

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

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若僕大質已虧缺

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隋侯珠也和氏璧終不

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前與我書

-5 230 35 900" data-label="Text">

書宜應答但有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

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也得竭至意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肖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

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廣雅曰諱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謂任安恨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立名者行之極

也凡人能立志者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

惟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

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取也詬文

其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

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

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於是取之去衛過曹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史記商君

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謂趙良

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之上今君

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又同

子參乘表然蘇色蘇林曰趙談也與迂父同諱故曰同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
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
之餘薦薦天下豪俊哉記履臣曰臣心僕賴先人緒業
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
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音策才力之與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塞旗之功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无一遂假欲苟合取
容亦无其所也史記蔡澤曰鄉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
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此時引
維網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闡葺之中闡葺
也葺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闡葺乃欲仰首伸眉論列
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
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
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出入周衛
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
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故絕賓客之
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
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

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似父母通曰生子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日毛詩
諄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僕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日夫公六韜
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未嘗啣盃酒接慇懃之餘惟然
日趣所向也舍所廢也僕觀其為人身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古師
徇從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僕以為有國士之
營也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日使皆赴湯火蹈白刃今舉事
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
注日卒備

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違合會之變謂生其非也僕誠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
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胡地出馬故日戎馬單垂餌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
于所居之處號日王庭之師說文日挑相呼也李奇日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
弟切文日瓚日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
做日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平半當虜救死扶
傷不給顧野王决日所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
怖也故謂旃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漢書日匈奴至冒頓最强大置左一國共攻而圍之轉
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日引弓之人闔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晉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
日沫

音類善曰類古扶字言流血在面如盪類也說文曰類
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
以擊耳相寬益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
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帥白起雖坑趙卒向
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
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冒白刃北鄉爭死敵
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
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
將得士死力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柱日陵
上甚悅之
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尉悼誠欲
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
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雖古
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浦沃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
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
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睡魚解眦柴懈之辭言欲廣主
塞群臣睡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
陵游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
功上以遷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奏拳拳之忠
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因
為誣上卒從吏議言衆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

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
隕墜也而僕又何之蠶室如淳曰何次也若人相次也
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
以為置蠶官今良諸法云詰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
室者屬少府類監云茸推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
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文史星曆近
詎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之圍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牛云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蛄也蟻蚍蟻也皆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以為
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二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上不辱
也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其次不辱辭
令辭謂言辭其次訕體受辱訕體謂其次易服受辱易
謂著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
謂以之笞人同謂之箠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鬻
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腐刑極矣蘇林曰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

臬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敵乃穽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聲也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圓土教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於羗里

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羗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

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

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剗斬左右趾皆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者又斷舌

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僞遊雲夢

信謂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校鬼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為梁王囚之

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

食禮甚卑有子胥之禮高祖箕踞罵詈其慢之趙相貫高
捕午說赦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
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
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
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絳侯誅諸
與諸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
李陵荅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荅蘇武
書周禮曰上罪梏桎而握應劭漢書並曰在手
曰梏兩手同械曰桎在足曰桎韋昭曰季布為朱家鉗
桎兩手合也梏音告拳音拱桎之栗切

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
奴漢王項籍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
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
乃鬚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

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
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
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灌夫受辱於居室灌夫
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
得從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
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廷肯
幸臨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帳具將軍旦日蚤臨之
蚡許諾夫以語嬰益牛酒夜洒掃帳具自旦侯同至
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
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
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
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踐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劾兒女曹咕聶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尤曾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
為保宮令守宮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

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

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

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

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

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僕雖怯懦欲苟

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

也縲紲墨索也細繫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

也羗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

揚海岱淮齊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

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

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

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

稱焉廣雅曰歲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

約乃囚西伯於羸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
志曰河內湯陰有羸里城西伯所拘章昭曰羸音酒蒼
頭篇曰演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引之也魯史而作春秋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
作春秋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
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
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
聰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
脚兵法脩列王自以為能不及贖乃陰使人召贖贖至
洵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
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
將贖贖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
為師居輜重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不韋遷蜀世傳
果去邲鄆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
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
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
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
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
許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
毐實非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
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
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
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者
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
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
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
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
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

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于為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

璞致也郭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謂文

章也自見已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

養也近之則不孫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

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九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

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

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則僕償前辱

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論語曰君子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也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汗馬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

所往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去

人尸居環堵之室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淳沉
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吾聞之於故也知善不
惑夫狂與惑者
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切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美也淳曰曼
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
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二首

揚子幼漢書揚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
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
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誡諫之言大
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舉
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也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
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
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叙自所不及爾雅曰愨勤其厚然竊恨
督正也愨勤其厚然竊恨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言鄙陋
曲也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又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
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
其過不安國曰文飾
其過不言實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
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十石皆
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

侯摠領從官其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也與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

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矣矣

論語子曰藏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懷祿貪勢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懷祿貪勢

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比闕妻子滿獄上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揚揮上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豈得全其首領復奉

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于地伏惟聖主之

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游道曰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

耕桑國語曰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謂終沒也既盡也

過三年臣見放逐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

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

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其

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真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

奔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贊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真雖

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湏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

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

者十一此賈豎之事汗鳥卧切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象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知憚者猶隨

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白王皇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曼田子方毀于木此二人者君

皆師凜然皆有節既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崔上謂

西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比有儉

狁之難鄭玄曰子弟貪鄙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

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

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

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

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

至征東

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

傳毅詩曰但年如流勢茲暇曰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嗟始滿黜又過二公謂曹操言

十融過於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成孝章尚存

二歲也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尔

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

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求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

之公羊傳曰耶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

之為相公諱也曷為相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

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

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

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公誠能馳一介之

世澆薄莫尚敦厚者絕交論以儔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貞對鄭王子伯駢曰

書廣武君曰發一乘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

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妻為有天下大名九

牧之人所共稱嘆金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

其所以伐殷也王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

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

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

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將者對曰死馬

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

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

足而不至者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雖小才而逢大遇

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曰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甲身厚幣以禮賢

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
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
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向
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

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則士

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

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宗篤斯

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曰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

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
薊城浮少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

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
王奔時故吏三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
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
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
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
怨聞遂大怒舉兵
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

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

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

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殮左

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

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

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

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

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

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

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殮以餽臣父臣之難中山君曰以

山君有事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

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我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

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伯通與吏

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與曆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鳥鵠之逆謀指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

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

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子曰况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讓屢有降搆之言蒼頡篇曰把換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

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斬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

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

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

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

之宋猶有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

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

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

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

法求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求為羣后惡法今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

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讎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

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

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

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詰闕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書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

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懼故自竭老

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是懼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

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

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千人不得上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比日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

者曰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

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

曰不義而強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

究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蠢爾爾亦蠻夷猾夏寇賊姦詩書歎載言其

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莫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

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來

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

今魯曾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以斃尚書皇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闞廡曰師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龍耳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

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明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

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

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

午師渡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

焉有星流景集鸞奪靈擊長驅山河朝至莫有捷若今者

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

指鬼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整力而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

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

入陣之變猶无益也

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乱尚有賢

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此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

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於是有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

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

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

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卒矣

傳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師董成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隋為大隋張必奔小國小國離楚

季梁隋既旦至衆賢奔紂切勅律

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日季梁在河益注曰

賢臣也

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紫帶為垣高不可登地箸為

械堅不可入

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

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曰公輸般之意不過欲殺臣

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然臣之弟禽滑釐三百人已

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若乃距陽平據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无攻也

石門周地固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摠八陣之列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

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

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

韋於尾燒之盡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

牛尾熱奴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显耀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枝擊之而城中

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声声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
此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
迎襄王於莒焉肯土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
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內發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
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
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
前聞於淇而西河善謳遊睢息惟高唐者効遊睢息惟高唐者効
學藻續之絲陳留記曰襄邑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
然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
然志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焉

仁猶政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
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靖人學諸孫崧崧曰君
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是何言歟夫
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是何言歟夫
綠驥垂耳於林垆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鴻雀
戩翼於汙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鴻
雁高飛不集汙池藝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殿之下乘也
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及整
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殿置之外殿及整
蘭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又玄揮勁翻陵
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哉爾雅曰晨風鷓也毛詩曰隰有六恐猶未信丘言必

大噓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哉无丘言二字漢書曰趙
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圖

